

論李鴻章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論李鴻章

梁啓超著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論李鴻章

序例

一此書全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論斷，使後之讀者知其爲人。

一中國舊文體，凡記載一人事跡者，或以傳，或以年譜，或以行狀，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於篇末耳。然夾敘夾論，其例實創自太史公。史記伯夷列傳、屈原列傳、貨殖列傳等篇皆是也。後人短於史識，不敢學之耳。著者不敏，竊附斯義。

一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故爲李鴻章作傳，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筆力行之。著者於時局稍有所見，不敢隱諱，意不在古人。在來者也。恨時日太促，行篋中無一書可供考證，其中記述謬誤之處，知所不免，補而正之，願以異日。

一平吳之役，載湘軍事蹟頗多，似涉支蔓，但淮軍與湘軍其關係極繁雜，不如此不足以見當時之形勢，讀者諒之。

一中東和約、中俄密約、義和團和約，皆載其全文，因李鴻章事蹟之原因結果，與此等公文關係者甚多，故不辭

拖沓盡錄入之。

一合肥之負謗於中國甚矣。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爲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爲之作冤詞也。顧書中多爲解免之言。頗有與俗論異同者。蓋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禍梨棗也。英名相格林威爾嘗呵某畫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書。自信不至爲格林威爾所呵。合肥有知。必當微笑於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記

第一章 緒論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傑矣乎。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爲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爲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鑑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以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爲非常之奸雄。與爲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之歷聘歐洲也。至德。見前宰相比斯麥。叩之曰。爲大臣

者欲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羣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比斯麥應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爲李鴻章曰譬有人於此其君無論何人之言皆聽之居樞要侍近習者常假威福挾持大局若處此者當如之何比斯麥良久曰苟爲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女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默然云

此語據西報譯出尋常華文所登於星報日記者因有所忌諱不敢譯錄也

嗚呼吾觀於此而知李鴻章胸中塊壘牢騷鬱抑有非旁觀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責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鴻章之名出現於世界以來五洲萬國人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一言蔽之則以李鴻章爲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國人而論乙國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無待言然要之李鴻章爲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亦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爲『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

不寧惟是凡一國今日之現象必與其國前此之歷史相應故前史者現象之原因而現象者前史之結果也夫以李鴻章與今日之中國其關係既如此其深厚則欲論李鴻章之人物勢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觀察夫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而求得李鴻章一身在中國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論世世固不易論人亦豈易知耶

今中國俗論家往往以平髮平捻爲李鴻章功以數次和議爲李鴻章罪吾以爲此功罪兩失其當者也昔比斯麥又嘗語李曰『我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姓歐人所不貴也』夫平髮平捻者是兄與弟鬩牆而鹽弟之腦也此而可功則爲兄弟者其懼矣若夫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

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苟易地以思。當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爲罪。毋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論李鴻章爲功罪於中國者。正別有在。

李鴻章今死矣。外國論者皆以李爲中國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於中國今後之全局。必有所大變動。夫李鴻章果足稱爲中國第一人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今五十歲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無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則吾所能斷言也。李之死於中國。全局有關係與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現在政府失一李鴻章。如虎之喪其爪。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斷言也。抑吾冀夫外國人之所論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則以吾中國之大。而惟一李鴻章是賴。中國其尙有瘳耶。

西哲有恆言曰。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若李鴻章者。吾不能謂其非英雄也。雖然。是爲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時勢所造之英雄。尋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無時勢。故讀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鴻章其人之英雄者。車載斗量焉。若夫造時勢之英雄。則閱千載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國歷史。所以陳陳相因。而終不能放一異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書。而感不絕於余心矣。

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爲李鴻章所以不能爲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撫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孟子曰。放飯流飲。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始。

謂是矣。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於是。雖然此亦何足深責。彼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每爲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鴻章不生於歐洲而生於中國，不生於今日而生於數十年以前，先彼而生並彼而生者，曾無一能造時勢之英雄以導之翼之。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於如是，固不能爲李鴻章一人咎也。而況乎其所遭遇，又並其所志而不能盡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後有襲李而起者乎？其時勢既已一變，則其所以爲英雄者亦自一變，其勿復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第二章 李鴻章之位置

中國歷史與李鴻章之關係 本期歷史與李鴻章之關係

欲評騭李鴻章之人物，則於李鴻章所居之國與其所生之時代，有不可不熟察者兩事。

一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於極點之時代也。

二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入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

論者動曰：李鴻章近世中國之權臣也。吾未知論者所謂權臣，其界說若何。雖然，若以李鴻章比諸漢之霍光、曹操、明之張居正、與夫近世歐美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則其權固有迥不相侔者。使鴻章而果爲權臣也，以視古代中國權臣，專擅威福，挾持人主，天下側目，危及社稷，而鴻章乃匪躬蹇蹇，無所覬覦，斯亦可謂純臣也矣。使鴻章而果爲權臣也，以視近代各國權臣，風行雷厲，改革庶政，操縱如意，不避怨嫌，而鴻章乃委靡因循，畏

首畏尾。無所成就。斯亦可謂庸臣也矣。雖然。李鴻章之所處。固有與彼等絕異者。試與讀者然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論之。

中國爲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故權臣之權。迄今而剝蝕幾盡。溯夫春秋戰國之間。魯之三桓。晉之六卿。齊之陳田。爲千古權臣之巨魁。其時純然貴族政體。大臣之於國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強傷幹。勢所必然矣。洎夫兩漢。天下爲一。中央集權之政體。既漸發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禍特甚。霍鄧竇梁之屬。接踵而起。炙手可熱。王氏因之以移漢祚。是猶帶貴族政治之餘波焉。苟非有閹閹者。則不敢覬覦大權。范曄後漢書論張奐皇甫規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命可移。而猶鞠躬狼狽。無有悔心。以是歸功儒術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貴族柄權之風未衰。故非貴族者不敢有異志也。斯爲權臣之第一種類。及董卓以後。豪傑蠡起。曹操乘之以竊大位。以武功而爲權臣者。自操始。此後司馬懿桓溫劉裕蕭衍陳霸先高歡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軌。斯爲權臣之第二種類。又如秦之商鞅。漢之霍光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等。皆起於布衣。無所憑藉。而以才學結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舉國聽命。權傾一時。庶幾有近世立憲國大臣之位置焉。此爲權臣之第三種類。其下者則巧言令色。獻媚人主。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侂冑。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斗筭。無足比數。此爲權臣之第四種類。以上四者。中國數千年所稱權臣。略盡於是矣。

要而論之。愈古代則權臣愈多。愈近代則權臣愈少。此其故何也。蓋權臣之消長。與專制政體之進化成比例。而中國專制政治之發達。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於教義之浸淫。二由於雄主之布畫。孔子鑒周末貴族之極敝。思

定一尊以安天下。故於權門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漢興。叔孫通公孫弘之徒。緣飾儒術。以立主威。漢武帝表六藝黜百家。專弘此術。以化天下。天澤之辨益嚴。而世始知以權臣爲詬病。爾後二千年來。以此義爲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圍範。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鴻章。皆受其賜者也。又歷代君主。鑒興亡之由。講補救之術。其法日密。一日。故貴族柄權之跡。至漢末而殆絕。漢光武宋藝祖之待功臣。優之厚秩。解其兵柄。漢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撫其疑似。夷其家族。雖用法寬忍不同。而削權自固之道則一也。泊乎近世。天下一於郡縣。采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雖復侍中十年。開府千里。而一詔朝下。印綬夕解。束手受吏。無異匹夫。故居要津者。無所幾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勸勉。豈必其性善於古人哉。亦勢使然也。以此兩因。故桀黠者有所顧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愛之徒。常有深淵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羣議。逆上旨。以當其衝。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

逮於本朝。又有特別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東北一部落。崛起龍飛。入主中夏。以數十萬之客族。而馭數萬萬之生民。其不能無彼我之見。勢使然也。自滇閩粵三藩。以降將開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後威權始統於一。故二百年來。惟滿員有權臣。而漢員無權臣。若鰲拜。若和坤。若肅順。端華之徒。差足與前代權門比跡者。皆滿人也。計歷次軍興。除定鼎之始。不俟論外。若平三藩。平準噶爾。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薩克。布魯特。敖罕。巴達克。愛烏罕。平西藏。廓爾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蓮。教天理教。平喀什噶爾。出師十數。皆用旗營。以親王貝勒或

滿大臣督軍。若夫平時內而樞府外而封疆。漢人備員而已。於政事無有所問。如順治康熙間之洪承疇。雍正乾隆間之張廷玉。雖位尊望重。然實一弄臣耳。自餘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豐以前。將相要職。漢人從無居之者。將帥間有一二則漢軍旗人也。及洪楊之發難也。賽尙阿琦善皆以大學士爲欽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遠征。遷延失機。令敵坐大。

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漢人之機。乃發於是矣。故金田一役。實滿漢權力消長之最初關頭也。及曾胡諸公起於湘鄂。爲平江南之中堅。然猶命官文以大學士領欽差大臣。當時朝廷雖不得不倚重漢人。然豈能遽推心於漢人哉。曾胡以全力交驩官文。每有軍議奏事。必推爲首署。遇事歸功。報捷之疏。待官乃發。其摺謙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憐矣。試一讀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後。戰戰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學養深到。猶且如是。況李鴻章之自信力。猶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鴻章之地位。比諸漢之霍光曹操。明之張居正。與夫近世歐洲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勢使然也。

且論李鴻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國之官制。李鴻章歷任之官。則大學士也。北洋大臣也。總理衙門大臣也。商務大臣也。江蘇巡撫。湖廣兩江兩廣直隸總督也。自表面上觀之。亦可謂位極人臣矣。雖然。本朝自雍正以來。政府之實權。在軍機大臣。自同治以後。督撫之權雖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不可一例。故一國政治上之功罪。軍機大臣當負其責任之大半。雖李鴻章之爲督撫。與尋常之督撫不同。至若舉近四十年來之失政。皆歸於李之一人。則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試舉同治中興以來軍機大臣之有實力者如下。

第一 文祥 沈桂芬 時代 同治初年

第二 李鴻藻 翁同和 時代 同治末年及光緒初年

第三 孫毓汶徐用儀時代 光緒十年至光緒廿一年

第四 李鴻藻翁同和時代 光緒廿一年至光緒廿四年

第五 剛毅榮祿時代 光緒廿四年至今

案觀此表，亦可見滿漢權力消長之一斑。自髮捻以前，漢人無真執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實爲漢人掌政權之嚆矢。其後李文正翁師傅孫徐兩尚書繼之，雖其人之賢否不必論，要之同治以後，不特封疆大吏漢人居其強半，卽樞府之地，實力亦驟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後，形勢又一變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長，以不關此書本旨，不具論。

由此觀之，則李鴻章數十年來共事之人可知矣。雖其人賢否才不才，未便細論，然要之皆非與李鴻章同心協力，同見識，同主義者也。李鴻章所訴於比斯麥之言，其謂是耶，其謂是耶，而況乎軍機大臣之所仰承風旨者，又別有在也。此吾之所以爲李鴻章悲也。抑吾之此論，非有意袒李鴻章而爲之解脫也。卽使李鴻章果有實權，盡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決無以遠過於今日何也。以鴻章固無學識之人也，且使李鴻章而真爲豪傑，則憑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繼長增高，廣植勢力，以期實行其政策於天下。彼格蘭斯頓比斯麥，亦豈無阻力之當其前者哉。是固不得爲李鴻章作辨護人也。雖然，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此吾於李鴻章之地位，所以不得斷斷置辯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請於末簡縱論之。

第三章 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廬州府合肥縣人父名進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兩廣總督鶴章昭慶皆從軍有功鴻章其仲也生於道光三年癸未（西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學於尋常塾師治帖括業年二十五成進士入翰林實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鴻章之初生也值法國大革命之風潮已息絕世英雄拿破侖竄死於絕域之孤島西歐大陸之波瀾既已平復列國不復自相侵掠而惟務養精蓄銳以肆志於東方於是數千年一統垂裳之中國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約與俄人違言於北鴉片戰役與英人肇衅於南當世界多事之秋正舉國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發明汽機之理鯨鱣輪艦衝濤跋浪萬里縮地天涯比鄰蘇彝士河開鑿功成東西相距驟近西力東漸奔騰澎湃如狂飈如怒潮齧岸碎石日蝕月過之無可遏抗之無可抗蓋自李鴻章有生以來實爲中國與世界始有關係之時代亦爲中國與世界交涉最艱之時代

翻觀國內之情實則自乾隆以後盛極而衰民力彫敝官吏驕橫海內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貴州紅苗之變嘉慶元年白蓮教起蔓延及於五省前後九年（嘉慶九年）耗軍費二萬萬兩乃僅平之同時海寇蔡牽等窟穴安南侵擾兩廣閩浙諸地大遭蹂躪至嘉慶十五年僅獲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擾山東直隸陝西亦有箱賊之警道光間又有回部張格爾之亂邊境騷動官軍大舉征伐亘七年僅乃底定蓋當嘉道之間國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動已甚而舉朝醉生夢死之徒猶復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熱無所告訴有識者固稍憂之矣

抑中國數千年歷史。流血之歷史也。其人才。殺人之人才也。歷觀古今已往之跡。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事勢如是。至道咸末葉。而所謂英雄者。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蓋中國自開闢以來。無人民參與國政之例。民之爲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無可告訴者。其所以抵抗之術。只有兩途。小則罷市。大則作亂。此亦情實之無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視爲故常。敗則爲寇。成則爲王。漢高祖太。皆起無賴。今日盜賊。明日神聖。惟強是崇。他靡所云。以此習俗。以此人心。故歷代揭竿草澤之事。不絕於史簡。其間有承平百數十年者。不過經前次禍亂屠戮以後。人心厭亂。又戶口頓少。謀生較易。或君相御下有術。以小恩小惠。徵結民望。彌縫補苴。聊安一時而已。實則全國擾亂之種子。無時間絕。稍有罅隙。卽復承起。故數千年之史傳。實以膿血充塞。以肝腦塗附。此無可爲諱者也。本朝旣龍興關外。入主中華。以我國民自尊自大。蔑視他族之心。自不能無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後。其遺民卽有結爲秘密黨會。以圖恢復者。二百餘年不絕。蔓延於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雖屢有所煽動。而英主繼踵。無所得逞。鬱積既久。必有所發。及道咸以後。官吏之庸劣不足憚。旣已顯著。而秕政稠疊。國恥紛來。熱誠者欲掃霧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觀非分。此殆所謂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於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於是一世之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因之而起。

鴻章初以優貢客京師。以文學受知於曾國藩。因師事焉。日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畢生所養。實基於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亂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學。僅二年餘。遂乃蹂躪全國之半。東南名城。相繼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時鴻章在安徽原籍。贊巡撫福濟及呂賢基軍事。時廬州已陷。敵兵分據近地。爲犄角之勢。福濟欲復廬州。不能得志。鴻章乃建議。先取含山巢縣。以絕敵援。福濟卽授以兵。遂克二縣。於是鴻